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四

詳校官助教_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六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四

宋 蘇軾 撰

尺牘八十四首

荅參寥三首

惠州



傳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

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畧抵
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
中舂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北方何

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
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
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
為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
不復止以詩句字盡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
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

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免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展力此大不允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准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舶主附與廣

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
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
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疴凡百粗遣不煩留
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

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
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
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為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
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
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桺柳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
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

矣張惠蒙去歲為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脩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

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寓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閒冷衆
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荅未欲頻瀆也幸
矜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
極荷厚意荅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勝為餞蔡守遂不得
詣違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
王臯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私紛
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

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
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龍眼晚
實愈佳特蒙分惠感怍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
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
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
旨甚厚感忤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住佳勝知車騎不
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
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
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
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

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
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
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舉為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
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
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來此
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閒錄呈以

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
教感慰兼至此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
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
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待行喜得

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勝所貺皆
珍竒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
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
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此

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叅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
之悉之兒子過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
詩錄呈為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
硯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並寄惠柑子此中雖
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
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

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
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
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耳告老兄留取切
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
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
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
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嘉麪
感忤適有河源乾菌少許並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
笑有肉蓀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實佳士
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
為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
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
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
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
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
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
處猶欲作少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
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疏黃如不難得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煑可

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
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
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
否當續布聞此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
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

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
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
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
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

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
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
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
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
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
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膺殆難措辭也亦苦

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早入皮筒
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近
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况
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

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
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早望詠史等詩高
絕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
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
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
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

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
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
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
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

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
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
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
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
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
用心也欣慰之極朱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
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
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
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燕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
常所聞般運沚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
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
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籬頗
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
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
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為萬金之良藥公久已爾不
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
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
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
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
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
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

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
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
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
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少事輒冒聞幸
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
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

為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
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
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荅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
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
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
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
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麾汗
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
慰挑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
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

寓額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
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
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
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
珍嗇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
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

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乎
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
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
恕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聞益拜
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
揆輒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

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牽復公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喙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緹之有龍湫中

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
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
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潜改四時之運
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
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
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

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愛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為末棗肉或煉燐和入白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

惟歲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
歲靈仙艱得真者俗醫所用多橐本之細者爾其驗以
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
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鵠鵒眼此數
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
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飲牛膝
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
即每歲收懷阜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

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為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為慶乃知

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度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儋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脩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遶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
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荅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為
致區區歐陽秀才寘談道甚妙可與閒遊懷思文忠公
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荅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

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
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己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
矣

荅程全父推官六首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
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
無病但黎蠶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
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

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廼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

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貺佳酒豈惟
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一一感
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
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重流
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
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

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
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勝某與兒子亦
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
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
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
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
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
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忤感忤丈丈
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
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

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
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粗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
未嘗識耳

荅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
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
知有愛子之戚襁褓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
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

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
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
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
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
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
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

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
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
真蜚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為冠此又
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
老拙無以荅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爾

與鄭嘉會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
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
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
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
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
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
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
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

可以照底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
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病正月尚未
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
題與瓊倅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
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
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

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某慰䟽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兄捐衆示化切惟孝
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
觸物感動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窶無由往奠追想宗契
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䟽慰
不次謹䟽正月日趙郡蘇某慰䟽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為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為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

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
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忤之至人行
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
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

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
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
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為親榮老人僵仆
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
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
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

况平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
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
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
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
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往京凡百倍加
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
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為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
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
便為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
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
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
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

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東坡全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七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五首

與范元長八首

詹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惟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

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溥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

某者此非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
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
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
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

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
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
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
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
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
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

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蜚舟多不堪而

許見在外邑未還湏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
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
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
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
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
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

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
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
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
少留一湏款見餘況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
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
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
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
之勞也以厄因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
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
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
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惟節哀自重某不
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
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
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
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
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
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
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
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
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
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
州人至同沂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

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
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
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
少游真為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
某卽度庾頗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
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

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為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慙負有銀伍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
當出請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
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
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
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

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
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剝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
思渴不已長至俯爾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
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住佳勝承旌馭

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癰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

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
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班
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
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

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
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湏水渡更半月行也南海靜
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
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

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
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
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
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僭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
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
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荅陳承務二首

傾盖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

喜起居佳勝已到家累承丈丈借差人輜孤旅獲濟感
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
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
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

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
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慰久
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
為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

聊荅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
成寄一九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荅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九即時服之下
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賫來手書今又領教誨
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
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
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
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
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士霍子侔
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直
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
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履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
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為

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
為獶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鄙畢照公宣久
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
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
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
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

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湏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

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
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
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畲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
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
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
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

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閒當為作也令
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盆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
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修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
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
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
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

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竊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
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
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
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啟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

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熟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住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

英烈有槩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
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
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
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為

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間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
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
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
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
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
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

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留
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
居住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
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修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

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
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
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
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
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
計沂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

到常可以欺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
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
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
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
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
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
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
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
涼起居住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啟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
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
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
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

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
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
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
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
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潁昌相聚
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

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
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叔必常得
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
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
信致懇

荅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為衰朽之光末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灾退併獲此佳寵幸甚
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
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住勝某此去不
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閒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
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廼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
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
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
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為
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竒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
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
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
盖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放舊居

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胷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
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
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
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
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
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
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答

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
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訟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穢以
至蠱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
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

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塗一笑豈易得
哉比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
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慙負
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慰然如昔不肖雖瞠
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
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
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
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
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救感
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
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太
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

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
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
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
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
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甯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

餘非面莫究

荅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
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
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
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
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
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
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住勝
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
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

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自閤此最可

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住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

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
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
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
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
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
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
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
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
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
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湏如
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
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

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
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
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
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令整
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
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旦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

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
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醑嘉蔬瓊果等為餉已捧領訖
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
中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

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
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
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
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不

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
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廼
以手簡為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
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閤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

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贖
贖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
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
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
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草
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
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
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
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
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住
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者粥甚美卧
閱四印竒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
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
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
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
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
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
億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
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
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
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
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筌畫龍拔起兩山門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

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
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
神藥希代之實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
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
否不倦日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
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
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
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即告晚
涼更一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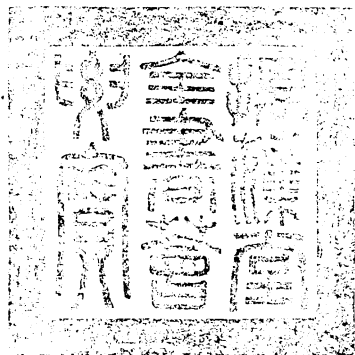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
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

自重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膳錄監生臣吳魯